

清史雜筆
陳揆先著

清史雜筆
(六)

學海出版社
印行

清史雜筆

陳揆先著

22.
284
:6

k
03
1-

22.06
284
:6

陳捷先著

清史雜筆
(六)

學海出版社
印行



清史雜筆(六)

著者：陳

捷

先

出版者：學

海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

善

發

發行所：學

海

出

版

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二九之一號

(師大綜合大樓)

電話：三九一—七六七五

臺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〇〇—四三五四—一

定價：新臺幣六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清史雜筆

第六輯

目錄

- 一、清太祖時期滿洲與朝鮮關係考…………… 一
- 二、略論天聰年間後金與朝鮮的關係…………… 四一
- 三、略論順治年間的鄭清和議…………… 七九
- 四、雍正初年清世宗與年羹堯之君臣關係…………… 一三
- 五、奕訢恭王封號及其相關諸問題研究…………… 一四五
- 六、景印「清代起居注冊」前言…………… 一六一

清太祖時期滿洲與朝鮮關係考

清太祖時期的中韓關係，我國前輩學者論述的不多，如孟森、蕭一山、金光豐諸先生，只在他們的專著清代史、清代通史與清史大綱中略作敘述，未嘗深論。日本學者稻葉岩吉等，雖有光海君時代的滿鮮關係諸書出版，然而在時間上含蓋的不廣，在史料上也僅僅利用朝鮮的文書，不夠週備。目前我們看到了韓國舊王朝的資料，明朝的官私書檔以及滿洲人在關外時製作的老滿文原始檔冊，對清太祖努爾哈齊時代的中韓和戰與交涉關係，有了更多的瞭解，可以作深一層的敘述與分析了。現在我就以這些珍貴而可靠的記錄，草成此文，一則為明末中韓關係做一點重建的工作，再則也以此為韓國好友金俊燁先生賀壽。

中韓兩國，在歷史關係上極為悠久，在地緣關係上尤其密切，因此我國遼東地區的各種事務，向為韓國所重視，對明末滿洲的興起與壯大，當然也不例外，當時朝鮮政府的君臣經常討論他

們，李朝實錄中隨處可以看到有關的記載。努爾哈齊自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朝鮮宣祖十七年，西元一五八三年）為報父祖二人之仇起兵以後，五年之間，建州諸部被他統一，明朝為了聯絡這一新興勢力，不但每年給他銀子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等四關為互市場所，後來並且又加授他都督僉事的職銜，想利用他控制遼東諸夷（註一）。朝鮮史書中也記述了這件事（註二），並且還派了武官前往實地探刺滿洲的情形（註三）。

萬曆二十一年，環近滿洲的諸部見努爾哈齊勢大，惟恐不利於己，乃由扈倫四部葉赫、烏喇、輝發、哈達為首，邀錫北，卦爾察等五部，集合了三萬人，聯合攻打滿洲。接仗之後，九部聯軍竟為滿洲所敗，努爾哈齊因此在遼東的地位日隆。兩年以後，明廷又陞他為龍虎將軍，朝鮮也派了專使到建州老寨會晤努爾哈齊，商談雙方關係（註四）。朝鮮使臣申忠一、羅世弘、河世國等一行，是在那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達滿洲的，翌年正月初五啓程返國，勾留期間，雙方交涉之事，約有如下數點：

（一）雙方和好問題：滿洲向朝鮮表示希望「兩國如一國，兩家如一家，永結歡好，世世無替。」雙方各守邊疆，勿相助兵。日後遼東官員如有陷害滿洲以圖升賞的，朝鮮應代為陳報明廷。朝鮮的態度則不明朗。

(二)越界採捕問題：兩國人民為圖利常有越界採掘人參、獵殺珍禽異獸的，今後為重情誼，雙方請勿濫予殺傷。

(三)刷還人口問題：兩國人民有因犯罪潛逃、搶奪財物、偷竊牛馬或不甘為奴而越邊被捕的。朝鮮對於這批冒禁犯境的人，多目為「賊胡」，通常都予以斬殺；滿洲方面則可以讓對方厚價轉買，多數刷還給朝鮮。滿洲認為兩國既已結好，今後應刷還擄人。

(四)贈禮貿易問題：申忠一等從朝鮮帶來禮物分贈滿洲顯要，努爾哈齊的弟弟舒爾哈齊似嫌所贈物品略少，曾表明希望以後要增多。滿洲貴族也分送貂皮、藍布、黑靴等物給朝鮮的來使多人。滿洲人想要把熊皮、鹿皮等物運到中韓邊界上去出售，換買耕牛，這件事似乎沒有商得結果。

(五)惠山設鎮問題：由於其他女真部族，常有侵擾朝鮮邊境的行動，滿洲乃建議「設一鎮於惠山，越邊以遏冒境賊胡」。申忠一等以為在「對口設鎮」，可能成為兩國「日後啓釁之端。凡當設施，若不善於始，必有悔於終。」而且這種事他們也不能擅斷。然而，滿洲方面相當堅持，在申忠一等回國之前，仍通知他們說：「設鎮之事，具悉於回帖中，你其歸告僉使，立等回話。」（註五）

這是努爾哈齊時代，朝鮮與滿洲之間的第一次正式交涉，雖然很多問題都未能解決；但是雙

方總算是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的，結果還算差強人意。

同年二月間，又有兩名朝鮮官員與明朝官員一人，及從者二百人到滿洲老寨，努爾哈齊率領了全副武裝的部下，到妙洪科的地方歡迎他們，很禮貌的接待了這批來使（註六）。朝鮮史書中提到了這兩位官員是練兵都司胡大受與差官余希元，說他們「二月初七日至建州，……老乙可赤（按即努爾哈赤之音轉）兄弟，即設下馬宴。老乙可赤說稱：『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後十三年，不敢犯邊，非不為恭順也。』又說：『我之學好明矣。……老翁此等情事，稟報於軍門，使之題本聖上，知我恭順，則心願足矣！』（註七）可見努爾哈齊當時對明朝與朝鮮都表現得非常恭順。然而在此後十年當中，滿洲部族大事發展，不但扈倫四部連遭侵略，就連偏遠到中韓邊境附近的瓦爾喀與虎爾哈等部也被他們攻伐了。萬曆三十四年（朝鮮宣祖四十年，西元一六〇六年），滿洲兵甚至加入海西女真部衆進犯朝鮮，攻陷潼關，殺僉使等人。（註八）使得朝鮮國王李昫不得不派遣陪臣具疏明廷，請明朝政府降諭禁止努爾哈齊再兵擾朝鮮（註九），實際上，當時努爾哈齊的霸業已經粗定，他甚至在這年秋天與明朝互市的時候，竟然「強勒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而且出「語狂悖」（註一〇）。也有人說滿洲在這一年底就不來向明廷朝貢，對明朝的不恭不敬已經表面化了（註一一）努爾哈齊的地位顯然在當時也被部份蒙古部族

所承認，因為恩格德爾台吉和其他五部的使臣，也在年底來滿洲獻駝馬，並給努爾哈齊上了一個「崑都侖汗」(Kundulen han)的尊號(註一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努爾哈齊上書明朝皇帝，要求明朝政府傳諭朝鮮，把多年來自瓦爾喀部徙居到朝鮮的民衆，一起查明歸還給滿洲。「舊滿洲檔」記載這件事說：

「聰睿的謙恭汗(按指努爾哈齊)上書給漢人國家的萬曆皇帝說：『從前金朝皇帝時，流亡到瓦爾喀部族的人，(後來)進入了朝鮮，在沿着朝鮮的邊境上居住着。請把瓦爾喀的部衆都查出來送回(給我們)。』萬曆皇帝就傳令朝鮮國王調查早年很多代以來流散的瓦爾喀部人。朝鮮國王查出來了，在聰睿謙恭汗的五十一歲的己酉年二月裏，把被查出的一千戶人家，強迫的送回來了。」(滿洲原文從略，以上是翻譯的文意)(註一三)。

從以上朝鮮送瓦爾喀部一千戶人家給滿洲這件事來看，很明顯的可以知道：當時明朝與朝鮮儘量忍讓，委曲求全的對待努爾哈齊，不然在刷還人口方面，滿洲不可能得到這樣的大勝利。

努爾哈齊的貪得無厭、驕橫狂悖，當然引起了明朝君臣的不滿。萬曆四十二年(朝鮮光海君七年，西元一六一四年)秋天，御史們有建議在撫順、清河一帶，分駐重兵，重作部署，進而攻剿滿洲的(註一四)。朝鮮政府也知道「天朝征討奴酋」的事，光海君還下令不得「出朝報」，

以免洩漏了軍機（註一五）。可是明朝並沒有積極的佈署軍事，更沒有發動攻擊的計劃，因此兩年之後，努爾哈齊在衆人勸進下做了「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國後金，建元天命了。

明朝對努爾哈齊的建國稱汗是略有所聞的，不過總認為這是小醜戲侮，不足為怪的事；而且努爾哈齊也表現得很好，對明朝是可屈可伸的，使得苟且偷安的明室君臣也就不覺得他們的嚴重性了。

天命三年（西元一六一八年），努爾哈齊竟以七大恨告天，興兵征討明朝。四月中，滿洲人先以假稱入市，攻下了撫順、東州及其他台堡數百處（註一六），其後不久又取得了清河等城鎮，這才使明朝決心動員大軍，聯合朝鮮，想一舉消滅滿洲，這就是薩爾濟大戰的由來。

薩爾濟之戰發生於天命四年，這年正月上旬，努爾哈齊先派了軍隊去侵襲扈倫四部中僅存的葉赫部，攻擊克亦特、尼雅罕等鎮及大小村堡二十餘處，掠取牛馬人口，焚燒房屋（註一七）。葉赫人趕到開原來向明兵求救，明朝軍方除了出兵應援之外，並增調了朝鮮遠來的兵將一起赴援，不過當聯軍到達時，滿洲兵已經退去了。明軍指揮官送了三千兩銀子給朝鮮軍隊，作為犒賞之用（註一八）。

由於農曆正月，中韓邊境的氣候很差，天寒地凍，山路阻塞，朝鮮軍隊認為難以交戰，所以

又回兵渡江入駐昌城。二月中，明朝皇帝致書朝鮮國王，令其「命將提兵，申嚴紀律」「剋日進征，務成犄角之勢。」（註一九）朝鮮都元帥姜弘立便又率領了一萬三千多人，自昌城過江，與明軍會師（註二〇）。不過在同一個月的月底，努爾哈齊也派人到韓國，送了朝鮮國王貂皮五百令，可能是與勸止朝鮮出兵有關的（註二一）。

明朝方面一共動員了關內關外的軍隊約八萬人，號稱四十七萬，由才力平庸而暮氣很重的楊編統領，於二月底，從遼瀋等地分四路出師，開啓了薩爾濟大戰的序幕。明朝的四路大軍是由杜松領西路，馬林將北路，李如柏指揮南路，劉縱合朝鮮軍出東路，圍攻滿洲的。由於不審地形、不明敵情，氣候惡劣，人事不和等原因，結果從三月初一到初五的五天當中，明兵節節潰敗，杜松、劉縱先後陣亡，戰事慘敗。明朝在遼東的兵事，從此也不堪聞問了。

至於朝鮮派去的軍隊，本來就不甚樂意到中國去參戰，起先因缺糧而觀望不前，二月二十七日，當中韓大軍在牛毛嶺寨會師後，姜弘立就向朝鮮國王報告了他的觀感：「喬遊擊，周都司自鎮江出兵，聲言三萬有餘，而以臣所見，不過萬餘名。都督以不待後至之兵，徑先出兵，顯有怨恨之意，發於言語。喬遊擊亦以倉卒興師為慮。」（註二二）可見他對明軍無大信心，對戰局的未來似乎也不存大的希望。有人說姜弘立在二十八日就密遣通事向滿洲解釋此次出兵的不得已苦

喪去了（註二三），朝鮮兵日後的表現由此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

三月初一日，姜弘立所率領的朝鮮兵自牛毛嶺寨出發，隨着劉綎的軍隊，前進了四十里，到鬱耶山下營，稍後與滿洲兵一小股遭遇，無大戰門，乃又與明兵向前推進，姜弘立始終有着「道路漸遠，糧餉不繼，極為悶慮」的恐懼（註二四）。

三月初二日午間，朝鮮兵進駐離努爾哈齊老寨僅六十里地的深河，滿洲兵數百人來攻，明朝與朝鮮的聯軍還擊，雙方互有傷亡，到日暮時才收兵。

三月初四日，東路明朝與朝鮮聯軍也被滿洲擊破了，劉綎戰死，姜弘立等投降。朝鮮人記當天的戰況說：

「初四日，天將先行，我軍三營繼進，道里平坦，山谷連亘，慮有埋伏，營卒各擔拒馬柞前，往纔數十里富車地，距奴城六十餘里，連聞大砲三聲，弘立發馬馳登路左高阜，回颯忽起，烟塵漲天，即令左營陣前面高峰，中營陣元帥所登之阜，右營陣南邊一阜，左營已陣於平原，賊騎已迫，勢難移動，時近處部落百餘家為天兵所焚，烟氣隨風來覆陣上，俄而陳相公、于守禦、喬遊擊軍騎來到，說天兵盡沒，提督亦不免，蓋劉綎晚間偵探來報，家哈嶺外絕無賊警云，故疾驅先行數十里間，分掠部落，不成行伍。胡將貴盈哥（按為古英巴圖魯之音轉

，即努爾哈齊之子代善）領三萬餘騎，自西路連夜馳來，晚遇家哈嶺，隱伏山谷，不意突出，衝斷前後天兵諸陣未及措手，皆沒于陣。」（註二五）

清實錄記東路戰役的經過為：

「……平明，命大貝勒（按即代善）、三貝勒（按即莽古爾泰）、四貝勒（按即清太宗）統先至軍士，禦劉綎。……四貝勒率右翼兵往，先引精兵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奪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兵大潰，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其兵執箠篋竹柄長槍，被藤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其冑以柳條為之，火器層疊布列。四貝勒繼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復勒兵攻應乾。明兵與朝鮮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揚沙石，烟塵反撲敵營，窈冥晝晦，我軍乘之，矢雨發，又大破之，風始定，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敏，扈爾漢先行，遇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琦收殘卒，奔朝鮮都元帥姜宏立營。時宏立營於派拉庫崖，衆貝勒復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軍。宏立知明兵敗，大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

。且我兵從明將士攻戰者已被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於我，止遊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四大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先令主將來，否則必戰。」宏立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軍亂竄逃，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朝，吾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於山下歸我，明擊遊喬一琦自縊死。於是朝鮮副元帥先詣衆貝勒降。」（註二六）

明朝將領劉繼死事壯烈，據說是坐在火藥包上，引火自焚被炸死的（註二七）。喬一琦有人說他是跳崖自殺的，也是十分悽慘（註二八）。而朝鮮兵陣亡的過半數，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應河的戰歿：

「……方戰之時，金應河始終力戰，依於一樹下，手劍打殺，不可勝數，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終不能傷。有一賊以槍從後刺，手把大刀而仆，終不捨棄，胡人每皆稱嘆！」（註二九）。

總之，中韓聯軍，非死即降，滿洲人獲得了大勝利。難怪他們很欣喜的寫下：「自古克敵制勝，未有若斯之神者也。」

三月初五日，也是這次戰役的最後一天，朝鮮都元帥姜弘立一早就穿戴着綠道袍毛冠，下山

投降。五千名韓國兵隊全部被繳械，將官們騎着馬前進，士兵們則步行，而滿洲「鐵騎擁迫而行，如驅羊然」的一起走到大城裏去見努爾哈齊。朝鮮將帥們一路上見到劉綎軍隊的戰場廣達「三千餘里，僵尸如麻」，景象極為悽慘。朝鮮兵還見到「浙兵數千登山據險，蓋戰敗奔散之軍也。胡騎馳突以上，瞬息之頃，廝殺無餘。」滿洲人早年的洗民之事，由此又得到一項證明（註三〇）。

三月初六日，朝鮮將帥及士兵抵達滿洲老寨（也許應該稱為都城），除了姜弘立與金景瑞二人可以入見努爾哈齊以外，其他的兵將都「留在城外，胡騎四面圍守」。姜弘立等向努爾哈齊行了兩拜禮，引起滿洲可汗的極度不滿（註三一），認為不夠恭敬。甚至在第二天努爾哈齊想要殺掉所有的朝鮮士兵，幸虧努爾哈齊的兒子代善出面解圍，才免掉這一場浩劫（註三二）。

三月初八日，集合朝鮮降兵於教場，把手掌細滑、形體壯健的留在一邊，其餘的都分配給旗下屬人當農奴了（註三三）。第二天，努爾哈齊派人來責問姜弘立等，朝鮮為什麼派兵參戰，甚至還問了一些其他的問題：

「初九日，大海持奴首帖來示：有曰汗諭：朝鮮國將帥等知悉：爾國王索爾乎？抑棄爾乎？爾國復助南朝否？爾願留否？願速回還否？」

姜弘立回答說：

「今者出兵亦不得已，豈有復助之理？許多將士我國豈終棄之乎？回還之意，人情所同，何必問乎？」（註三四）

不過，滿洲對於朝鮮投降的官員一直待遇很好，「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的使其安心居留。（註三五）朝鮮人都記錄了這些事，甚至遂想送女使給姜弘立等人，如三月六日、八日及十一日都設宴或作了此類的安排（註三六）。當然，這些不外是努爾哈齊對朝鮮表示友好的，希望雙方能和平相處。

五月二十一日，努爾哈齊把朝鮮投降人中的從事官鄭應井、軍官許依、李長倍以及金得振、通事河瑞國等人，先行釋放回國，並且命令他們帶了一封信給朝鮮國王，書文的內容是：

「先朝大金帝、蒙古帝併三四國總歸于一，雖如此亦未得悠久於世，吾亦知之。今動干戈，非吾愚昧，因大明欺凌無奈，故興此兵，吾自來若有意與大國結怨，穹蒼鑒之。今天之眷顧我者豈私我而薄大明耶？亦不過是者是非者非，以直斷之故祐我而罪大明，爾兵來助大明，吾料其非本心也，乃因爾國有倭難時，大明曾救之，故報答前情不得不然耳。昔先金大定帝時有朝鮮官趙惟忠以四十餘城叛附，帝曰：吾征徽欽二帝時，爾朝鮮王不助宋亦不助金，是

中立國也，遂不納。由此觀之，吾二國原無仇隙，今陣擒爾官十員，特念爾王，故留之，繼此以往，結局惟在王矣。且天地間國不一也，豈有使大國獨存令小國皆沒耶？吾意明朝大國必奉行天道，今違天背理，欺侮外國，橫逆極矣！王豈不知。又聞大明欲令子侄主吾二國，每人亦應知今日王之意以為吾二國原無彙隙同仇大明耶？抑以為既助大明不忍背之耶？願聞其詳。」（註三七）

朝鮮史書裏也記載了這封信，雖然文字不盡相同；但是書文的內容意義是差不多的，這裏不擬贅述了（註三八）。

大約經過了四十多天，努爾哈齊因為沒有見到朝鮮國王的覆信，便派人去詢問姜弘立等人了。姜弘立等人只答說：

「遠地往來自底遽延，今欲送人更達此間曲折于朝廷，且令通事往滿浦打聽回報而來。」（註三九）。

其實朝鮮方面延誤回信，是為復函的措詞與文書的形式費神斟酌的緣故。四月十六日，朝鮮官員們才作成了初步的決定，向國王報告說：

「常聞北道六鎮胡人贈給文書，稱建州衛馬法云。所謂馬法，似指禰禕而言也，今當做此例